

大家风采

韩济生院士的心路历程 用祖国医学戒毒

▲ 特约通讯员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姜海婷

2023 年 6 月 26 日是第 36 个国际禁毒日。药物成瘾已成为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它不仅影响个人，还影响着家庭和社会。今年也是中国政府宣布成为“无毒国”70 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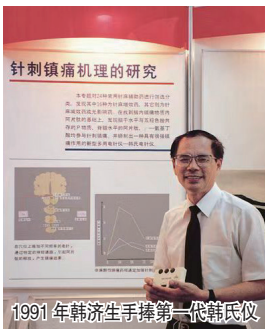
近日，在第三期“北大医学名家书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韩济生以《毒难戒 毒能戒——走出中国禁毒新路》为题，详细介绍了他投身我国戒毒事业的故事。



扫一扫
关联阅读全文



1997 年，韩济生赴戒毒所宣讲



1991 年韩济生手捧第一代韩氏仪

勇担社会重任 投身禁毒事业

传统常用戒毒方法可以归结为“美沙酮维持疗法”，但美沙酮是一种成瘾药物，且成瘾性极强，一天不饮，毒瘾就会发作。与此同时，实施此方案必须有一个完善的美沙酮分发系统，而在中国要建立和保持这样一个布满全国的网络系统，其难度可想而知。

“我自 1965 年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开始从事针灸原理的神经科学相关研究，1972 年以来从中枢神经化学角度系统研究针刺镇痛原理，研制出‘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HANS）’（以下简称韩氏仪），应用于各种慢性痛等治疗。1990 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中国以海洛因为主的吸毒人数是 7 万人。这激起了我投身戒毒研究的热情——我的老师王志均教授曾非常严肃地和我谈，基础研究要为临床服务！这一点，我始终铭记在心。”

1993 年 2 月，韩济生的博士后吴璠来到西安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开始了“韩氏仪”治疗海洛因成瘾的第一次临床试验。“效果非常好。用了韩氏仪 30 分钟以后，吸毒者痛苦症状就大大减轻了，三到五天戒断症状得到明显缓解或者消失，最终，在该戒毒所的 30 多名戒毒者，不用任何药物，每天接受一次‘韩氏仪’治疗，无痛苦、无症状，顺利地完成了 15 天脱

毒疗程，甚至在疗程结束后，他们还在窗口盼望，希望能每天再得到一次治疗。”

秉承科学理性 推广祖国医学

韩济生指出，针刺戒毒光看到效果不行，还得拿出科学证据，用客观指标来说话。

基于此，韩济生率领团队成员先后在海南、广东湛江、上海、天津设立戒毒基地，进行“韩氏疗法”的试验，进一步开展“韩氏仪”用于海洛因脱毒、脱毒后防复吸、与美沙酮联合应用的效果研究。研究显示，经过“韩氏仪”治疗，可促进内啡肽释放，减轻戒断症状，消除心瘾，促进内啡肽基因表达，加速生理功能的恢复；减轻阿片渴求欲，减轻稽延性戒断症状，保持不复吸；减少美沙酮用量，减轻抑郁焦虑症状。

1993 年 12 月 28 日，原卫生部药政司通告，韩氏戒毒治疗仪经原卫生部麻醉品专家委员会审议通过，在一些地区推广使用。1997 年，“韩氏仪”被公安部、原卫生部 and 全国禁毒委员会选为有效戒毒产品向全国推荐。此外，随着国际合作的开展，“韩氏仪”也开始在美国试用于治疗酗酒、海洛因和可卡因成瘾，研究成果被纳入国际戒毒权威教科书《物质滥用》第 4 版及第 5 版《针刺治疗》章节。

坚持知行合一 重视人文关怀

“科学研究应踏踏实实地工作，坚持把科研思维与宽厚的人文关怀相结合，才能创造出人民期待的、高效而安全的治疗方法。”

韩济生指出，“戒毒的难点之一在于心瘾难戒，复吸率高。”为奖励那些脱毒后真正达到一年不复吸的患者，2002 年韩济生与夫人朱秀媛教授捐出个人 10 万元积蓄，设立了“韩氏戒毒不复吸奖”，这是中国首个由个人设立的戒毒奖。“2002 年 1 月，我们向基地的 11 人颁发了此奖。2003 年 1 月又颁发了第二次奖，共 20 名，每名 5000 元，奖金全部发出。”

为进一步做好禁毒宣传教育，韩济生积极开展健康宣教。2004 年，他带领团队出版科普书籍《毒难戒，毒能戒》，并在扉页上恳切地写下寄语：

“希望广大青少年从吸毒者的悲惨遭遇和沉痛教训中得到深刻警示，识破毒贩子的骗术或‘好友’的引诱，面对毒品坚决地说‘不’；希望吸毒者从毒雾飘渺的梦境中觉醒重生，在光明与黑暗之间作出生死抉择，恢复理智，为自己的灿烂前程，对科学戒毒说‘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被毒品侵蚀的病态群体，帮助误入歧途的吸毒者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而不要歧视甚至唾弃他们。”

“袁”何如此 ⑧4

遇见“高自尊教育者”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袁钟

高考生面对大致同等学术水平的学校，应进一步看学校的教育者——一看该校学术带头人是否有学术不端



的情况；二看该校各类掌权人是否有经济犯罪的情况；三看该校骨干教师是否出现绯闻的情况。上述情况多出现在“低自尊教育者人群”中，希望学生能尽可能遇见“高自尊教育者”。家长上网一查，就知道自己的孩子将来会落到什么人堆儿里……

医者·故事

白大衣是一辈子的情侣装

▲口述/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心内科 陶杰 整理/赵洁

十年前，有一对心血管内科专业的同门师兄妹，因为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和对医学事业的执着，相互约定好，往后的路，携手而行。

陶师妹嫁给了桑师兄

师兄毕业以后选择了回到自己热爱的家乡，从事自己热衷的医学事业，于是，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心内科就有了一位“桑大夫”。两年后师妹也毕业了，但她选择了离开自己热爱的家乡，也从事了医学事业，所以，第一中心医院心内科又多了一位“陶大夫”。从此，我们的关系就从师兄妹变成了同家医院同一专业的同事。

2015 年，我们结婚了。两年后，我们成了同一个孩子的爸爸妈妈，也从此过上了同一个屋檐下的时差生活。

手术台上并肩作战

一次，在胸痛中心心内二科的桑大夫和心内四科的我，同时在急诊科接诊两名急诊窗内的心梗患者，当时导管室只有 1 个手术台，但“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最终，在全院多科室的合作下，我们两个科室分别在导管室和介入治疗室同时完成了两位患者的急诊 PCI 手术，成功挽救了两个生命、两个家庭。

我们不仅经常并肩作战，偶尔也打接力战。有一年的“五一”假期，我们刚把孩子哄睡，就先后接到各自科室的急诊启动电话，四科患者先到，所以我抓紧时间完成了急诊手术。下台回家时，桑大夫已经整装待发了。我问：儿子醒了吗？他问：急诊患者到了吗？最后，等桑大夫也术毕回家，我们一起看着还在熟睡的儿子，再看看双双达标的 D-T0-W（入院到血管开通）时间，那份责任感、成就感和幸福感在我们之间是不需要言语的。

我们都不是伟大的人，却共同参与着伟大的事业。医路艰辛，我幸运与志同道合的爱人同行！白大衣就是我们一辈子的情侣装！

医者·感悟

信仰的力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许明媛 贾俊君

病房里，陈阿姨正在跟病友热烈地讲述社团活动，说到开心的时候还会哼唱几句，“你听，这歌多好听，有空时你也可以唱”，随即掏出一本歌谱要送给病友。

这是陈阿姨跟乳腺癌抗争的第十年了。十年前，她查出患有左侧乳腺癌，一年前又查出右侧乳腺癌，肿块已超过 5 cm，她没有多想就依从医生的建议进行了手术和化疗加靶向治疗。医生问病史的时候例行公事地问到宗教信仰，陈阿姨十分激动，她觉得是她的“信仰”救了她。

她常说，似乎是她的信仰给了她一束光，让她不必再被黑暗湮没。乳腺癌治疗

后外形上的缺失已经被她通过服装和假发弥补上了。她还从中找到了新乐趣——购买各种款式的假发。

陈阿姨说主要的困难就是化疗副反应，恶心呕吐、全身乏力导致她偶尔要打退堂鼓。不过在她看来，这些都不算什么过不去的坎。只要不把这个病当成心理负担，就不会这么难了。很难说人是在生活中碰到了苦难，还是在苦难中寻找生活。她觉得自己如今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有了精神追求，就不会觉得苦了。

直面生死需要很高的境界。但自从成为一名医生以后，每次查房面对各种各样

的患者，我越来越愿意倾听他们在疾病背后的心路历程，我也在她们的故事里找到越来越多的抵御疾病和生死的力量。

其实开始接触陈阿姨的时候，我是有些不解的。是我们拿起手术刀挽救她的生命，但她却把“功劳”都归功于她的“信仰”。但直到我看到她跟丈夫坐在病床边，轻松地说说笑笑时才突然意识到，或许这种“信仰”正是陈阿姨在抗病的十年里，在身心的痛苦中生长出来的蓬勃的自我力量——与疾病共处，与自我和解，与家庭共生。想到这里，我又回头望了望陈阿姨，笑容绽放的那一刻，她真美。